

意林
轻文库



绘梦
古风系列
042

萌晞晞
著

千金逍遥纪

① 少主出山

天然萌呆

少主

VS

腹黑自恋

神偷

驯“盗”少女一展“高深”武艺，快意江湖，做最拉风的女侠！

盟主失踪，秘籍被窃，
千金少女如今落魄江湖，
未来迷茫惊险，
她能否化险为夷，傲视武林，
收获真爱呢？

这个江湖乱套了——

代理盟主上官清无端被冤，
为证清白，她无奈之下组团亲自查案，
可这跟随她的四位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一个是毒舌侍卫，一个是怪盗神偷，
一个是北翔间谍，还有一个是暗敌……

吉林摄影出版社

意林
轻文库



绘梦
古风
系列

042

萌晞晞
卷

千金 逍遥纪

① 公主出山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金逍遥纪. ①, 少主出山 / 萌晞晞著.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7.11

(意林·轻文库. 绘梦古风系列; 042号)

ISBN 978-7-5498-3390-0

I. ①千… II. ①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3464号

千金逍遥纪①少主出山

QIANJIN XIAOYAO JI ① SHAOZHU CHU SHAN

著 者	萌晞晞
出 版 人	孙洪军
总 策 划	安 雅 张 星
责任编辑	李 彬
图书统筹	朱 颜
特约编辑	曹爱云
绘 图	葡 萄
书籍装帧	刘 静
图书设计	袁 萌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2.5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yc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498-3390-0

定价: 25.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 010-51908584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代理盟主不好当	001
第二章	怪癖神偷送上门	023
第三章	江湖遍地是陷阱	041
第四章	沙漠商队为马贼	051
第五章	南国春里遇青梅	069
第六章	秘籍惊现承天教	089



目录 Contents



第七章	云谲波诡五人行	103
第八章	身份识破青莲死	119
第九章	一夜惊变河洛宫	145
第十章	绝处逢生玩潜伏	165
第十一章	武林大会反转多	179
尾 声	江湖险恶须防偷	193



第一章

代理盟主

不好当



“小姐，小姐醒醒！武林大会就在后日了。您不发话，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正在睡梦中与武林第一剑客打得如火如荼、不分上下的上官清，硬生生被丫鬟小媛给摇醒了。可恶，她最擅长的“夺命十八鞭”都还没使出来呢！

上官清翻了个身朝里，摆摆手，不耐烦地道：“武林大会的事儿去找我哥啊！我又不管这破事。”

“您忘啦，盟主他几天前就离开了，现在您是代理盟主呀！”小媛无奈地抓住上官清的肩膀把她扳了过来，“这上官府和整个江湖上的大小事宜，可都等着您来做主呢！”

上官清的脑中有一瞬的空白，紧接着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绝望地把被子一拉，盖在自己皱成一团的小脸上。

是了，她怎么就忘了，她那个不靠谱的哥哥上官澈，五日前留书一封说要给她去找个嫂子，就任性地出走了。他把整个武林的烂摊子都留给了自己这个代理盟主，美其名曰要锻炼一下妹妹的能力！

看到这封信时，上官清整个人就像是被雷劈了两遍，外焦里嫩，怒发冲冠，当即带领府内护卫出动，把上官澈可能去偶遇未来嫂子的所有地方都搜了一遍。然而，武林盟主毕竟是武林盟主，岂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找到其行踪的？所以两日后，上官清无功而返，不得不硬着头皮，替哥哥暂代盟主之位。

只是每每一入梦，那已经被她接受的现实，就会被她再次忘记……

“小姐，少爷不在这件事，您就认了吧！其实做代理盟主也挺好的啊。”小媛并不气馁，继续给上官清做思想工作，“比如往年武林大会上的果品和糕点，您总说不好吃。今年您就可以决定买什么、买哪家的了。”

“呵呵，”上官清闻言，猛地把被子掀开坐起，皮笑肉不笑地说，“小媛你这是在讽刺你家小姐我只会吃吗？”

小媛急忙摇头，干笑：“不敢不敢！奴婢就是举个例子，举个例子……”

“哦，那就栗子吧！”上官清一脸冷漠地开始穿靴子。

“什么？”小媛一时没反应过来。

上官清无语地瞥她一眼：“吃栗子啊！便宜。今年咱们不买水果，那么多人吃，会被吃穷的，瓜子和茶水管够就行。”

“可是小姐，咱们上官府好像不缺买水果的钱吧……”明确了代理盟主的指示后，

小媛感到眼角不由自主地在抽搐。

就在小媛质疑的同时，上官清已经迅速穿戴妥当。一身对襟窄袖紫色华裙，料子好，裁缝的手艺更好，不同于寻常人家小姐的宽袍大袖，改进后的裙装更适合江湖儿女。她满意地对镜照了照，又把墙上挂着的龙纹烫金长鞭佩在腰间，衬着裙腰上那针线细腻的暗色云纹刺绣，仿佛鞭上的长龙当真在衣上的紫云中吞云吐雾。

这身装束气度不凡，是上官清的最爱。只要做到抬头、挺胸、收腹，女侠范儿立刻就显现出来了，还真有代理盟主的架势！

“这你就不懂了！之前不缺钱，是因为我哥还没成亲啊！”上官清边大步往外走，边与紧跟在后的的小媛说道，“如今他要去给我讨嫂子了，从聘礼到婚礼，再到将来生娃，可不处处得花钱？我当然要从现在起就勤俭持家。省得他把钱都花光了，我以后的嫁妆可怎么办？”

“扑哧。”小媛忍不住掩嘴一笑，“小姐，您想得可真够远的。”

上官清是一脸的无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没办法，谁让我哥靠不住呢！”闲聊到这儿，两个人已转过几道檐廊，来到了上官府邸的东苑。

上官府说是一座私宅府邸，实则规模之庞大不输任何一个大门派，总共分为东、西、南、北四苑。老上官夫妇原本占据西苑，但早几年便出门远游，根本不着家了。平日里上官兄妹两个人则住在南苑，而北苑居住的都是家仆与府邸护卫，空出来的东苑便成了每年武林大会时前来参会的各派人士的落脚之地。

东苑极大，厢房甚多，完全容得下几十个人各居一处，减少了门派之间的摩擦。但毕竟往常无人居住，少不得落尘、蛛网遍布，派人定期打扫也颇为耗时耗力，且并无用处。因此上官澈只在每年一次的武林大会召开前半个月，才会着手让家仆开始清理东苑。

如今距离武林大会只剩三日，上官清前来视察。东苑的厢房自是早已焕然一新，只差苑门上的大匾额还未除尘。只是这烫金匾额挂得颇高，让家仆踩着梯子上去危险，普通护卫也难以胜任，所以从前都是上官澈亲力亲为。今年他不在，这个担子理所当然地就落在了他的亲信随风身上。

上官清微微抬头，看到随风整个人倒挂在屋檐上擦拭匾额，不由得胆战心惊。武艺再好也不是这么秀的吧？她哥都没这么浮夸。

然而，随风这看似毫不留痕迹，实则又高调无比的耍帅似乎很成功。周围的丫鬟

都围了过来，或托着腮或捧着脸，向此刻正用后脑勺对着她们的随风暗送秋波。上官清在心中对这些没见过世面的洒扫丫鬟们嗤之以鼻，认为自己的贴身丫鬟定然能抵御住诱惑。

谁料一扭头，她才发觉，身边的位置早就空了。小媛早已拿着手绢凑上去，使劲往上面抛了起来：“随风公子，擦擦汗吧！”

她真是看错小媛了。上官清撇撇嘴，不知道随风有什么好的，就一个不解风情的闷葫芦，说起话来也总是不咸不淡。作为亲信护卫跟在她那幽默过度的哥哥身边那么久，也不见有什么长进。

“随风，你行不行啊？要不要我帮你？”上官清决定也找点儿存在感，亮着嗓门吆喝了一句。尽管自己武功不济，可场面话不能输啊！

对此，随风只是淡淡地吐出一句：“不劳小姐费心，随风只当寻常练功。小姐还是去前厅盯着吧。”

哪怕此时此刻看不到随风的表情，上官清也想象得出他那张难掩嫌弃的面瘫脸。真不知道哥哥把随风留给自己是何居心，请她吃瘪？

所以，随风让她去前厅，她偏不去！前厅有什么好瞧的？无非就是挂挂红灯笼、拉点儿红绸布，整得一副府中要办喜事似的。一想到这儿，上官清每次都对自家老哥的审美嗤之以鼻。

“小媛，走了。”上官清大喊一声，率先转身往大悲书阁方向去了。

直到走出十来步远，小媛才恋恋不舍地从房檐下小跑着跟上：“小姐，你又去书阁啊？那里不就一本破书吗？有什么好看的……”

“破书？那是神功秘籍好吗？”提到秘籍，上官清是一脸的向往和憧憬，“要是没有我哥，我现在肯定是武林第一人了，哪里还会连随风都打不过？”

小媛口中的那本“破书”，就是《大悲神功》，存放于整个上官府中央的大悲书阁中。传说“大悲神功”乃上官家族的先祖所创，练就后一个人就可敌千军万马，是每个江湖人都梦寐以求的无上心法。

百年之前的上官老盟主曾用此心法大战群雄，只可惜大战过后英年早逝。但也正因如此，才奠定了上官家族的武林盟主世家的地位。之后的百年间，上官家英才辈出，众望所归，武林各派在其领导下都心服口服，一派和谐。

而《大悲神功》则由历代盟主传承，只是除去百年前那次惊鸿一瞥，此后再无人有幸得见哪一任盟主使用过。众人都道是，之后的上官家主自身武艺就已十分惊人，

没有任何人与事能让他们动用祖传心法……

“问题是小姐您连我都打不过啊，更不必说随风公子了。少爷也说了，就算是大悲神功，也救不了根骨奇差的人……啊！”小媛不服地嘟囔着，换来上官清直接招呼上后脑勺的一个大巴掌。

“那是他嫉妒我的潜力！”

这话直戳上官清的痛处。江湖上人人都知，上官澈是武学奇才，而她上官清却是武学废柴。但她始终相信，流着上官家血液的自己，不可能永远是那个连鞭子都甩不直的人——只是缺乏一次打通任督二脉的奇遇罢了！

主仆两个人斗着嘴，已经来到了大悲书阁所在。

说是书阁，但其建筑宏大，并非只有一幢书阁突兀耸立。步入圆形拱门后，便是抄手游廊，廊画琳琅满目，各不相同，行走之间亦能赏心悦目。而在假山叠嶂、花草掩映之后，才是大悲书阁。大悲书阁坐北朝南，分为三层，模仿古制，顶层通为一间，其下两层则被分割为六大间，取“天一生水，地六承之”之意，并以碧色琉璃瓦为顶，朱甍飞翘，古朴大气。

每每立于阁楼下仰望，上官清都不禁心生感慨——上官家的老祖宗可真会享受！

这么想着，原本无人的阁门前已有一道虚影闪过，挡住去路，正是上官府的藏书卫之一。这些藏书卫善于藏匿，常年身着黑色斗篷，没人看清过他们的脸。他们专门负责守护大悲书阁，只在有人接近时现身，不认人，只认上官家的令牌。

“来者何人？”

藏书卫常年不与人交谈，嗓音嘶哑。面对盘问，上官清很熟练地从怀中掏出一块刻有上官家徽与“清”字的火焰形令牌，往他眼前一递。

“请。”藏书卫只扫了一眼，便在还未落下的话音中再度凭空消失了。

见状，上官清收好令牌，扭头吩咐小媛：“在这里等我，不要乱走动。”

一块令牌只可一个人通过，小媛若是胡乱走动，难保不被武功高深莫测的藏书卫视为图谋不轨，当场击毙。

“嗯，小姐记得快些出来。”说着，小媛本分地往后退了两步站定，目送上官清步入藏书阁，直到阁楼的砖红色大门在其身后缓缓关上。

身处藏书阁中，上官清仰起头，闭上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满是楠木与书卷混合散发出的香气。楠木可防虫蛀，最宜藏书，多数人家只以楠木为箱藏书，也只有如

上官家这样的大族，才能打造出楠木阁楼。

她心底不禁油然而生出一股敬意，一种身为上官家族人的自豪。这座屹立的高阁，见证了整个古老武林世家的百年风雨，一代代子孙守护着阁楼，守护着《大悲神功》的同时，这阁楼与神功，不也正在庇佑着他们吗？

上官清在心中感慨着，已不自觉地拾级而上，来到顶层。

这偌大的藏书阁里头卷帙浩繁，书香扑鼻。每本书都叫作《大悲神功》，却只有一本书是真的，其余不过是寻常心法罢了。如此一来，纵使有人能逃过藏书卫的眼睛潜入偷盗，面对上千本难辨真假的《大悲神功》也只能傻在当场。这就是上官家族得以安全保存秘籍至今的不二秘法。

而秘法传到这一代，上官清想出了个更损的招数——每隔一段时间就调换一次真秘籍的位置！

“如果有哪个自作聪明地想按照顺序一一排查，这个法子保证让他找到崩溃！”至今，上官清都记得自己十岁那年，是这么对上官澈建议的。

因此，上官兄妹两个人每月都要根据约定好的规律，调换秘籍位置。

今天又是例行调换日，上官清准确地走到第二排的第三架书柜前，一弯腰，从最下一层的第一摞书中将第三本书抽出来。她笑容满面地把《大悲神功》捧在手里，摸了又摸，瞧了又瞧。

尽管她很想翻开来读读这《大悲神功》，见识它的传奇之处，可老祖宗的规矩总是能在她控制不住自己时，阻止她的手有下一步动作。

只有历代盟主可以翻阅与修炼，她不能越过这个雷池。大不了回头再使劲求求老哥，给她展示一遍功法奥妙就是了。

这样想着，她不舍地又摸了摸书卷的封皮，按照天干地支的组合，将其移动到了另外某个书架的某一摞书中。

“三天后再来看你喽。”

这是走出阁楼前，上官清的兀自低语。

三日后，碧空万里，艳阳高照，宜出行，宜聚会。

“丐帮帮主到。”

“琴宗宗主到。”

“精绝门门主到。”

上官府邸前，车马络绎不绝，访者如织。两名小童分别立于府门左右两座大石狮子旁，每来一个门派，就吆喝一声。通传声此起彼伏，增添了热闹的氛围，预示着一度一度的武林大会如期举行了！

偌大的前厅除上位八仙桌旁的两大主座外，左右两边各置办了八张太师椅，太师椅的右边摆着一张小几，上面早已摆放好了茶水与瓜果，等待客人享用。

上官清就在前厅入口处迎候众人，与各派掌门一一寒暄过后，请他们入内落座。各派掌门往往也会相互客气地礼让一番后，才按照门派、威望、长幼，论资排辈，列坐其中。他们最得意的门生也会随其进入前厅，立侍在左右。至于其余随从而来的三五弟子，则先一步由上官府的家仆与婢女引领着，到东苑落脚歇息。

这无疑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江湖同庆，各派肱骨精英，怀揣一身武艺，欢聚一堂，在上官府的前厅中——喝喝龙井、嗑嗑瓜子、唠唠闲嗑，顺便照例瞻仰一下《大悲神功》的“英姿”。

不过这么多高手齐聚，各有各的脾气，难免一言不合……

这不，厅内很快就有两派掌门先后拍案而起，剑拔弩张，恶声叫嚣。

“好啊，你瞧不起我们狼牙帮？有本事比画比画！”

“来就来！”

但这并没能让上座主持的上官清稍微抬一下眼皮，只是专注于眼前的果盘，细眉微蹙，纠结该先吃哪一样。毕竟，刀光剑影、血溅当场什么的，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因为上官家主持的武林大会，向来不是什么正经的武林大会。真要一言不合，就动手呗！

果然，上官清才拿起栗子，那头就传来了惨叫声。

“啊。”

“你输了，哈哈哈，今天得帮我剥瓜子。”

“老子不服，再战！再输今天栗子也帮你剥！五魁首啊，六六六……”

是的，一言不合就动手猜拳，是武林大会上解决一切纷争时约定俗成的规矩。能用手解决的，还费力拔剑做什么？也难怪这百年来，至少从表面上看，整个武林都是一团和气……

所以说，上官清对自己能够圆满完成此次武林大会的主持工作还是充满信心的！

“上官小姐，听说令兄此次是突然离开，归期不定？”

各派交流完感情之后，就要开始与上官清唠嗑了。先发难，哦不，发问的是丐帮帮主乐正山。

此人大腹便便，一副营养过剩的模样，导致江湖传言丐帮才是武林中第二有钱的门派。至于第一，当然是上官世家喽！这都多亏了上官家每年打肿脸充胖子，一力承担各门派往返武林大会的全部开销！光想想，上官清就觉得给他们提供瓜子都太多了！

“嗯，家兄多年来都被俗务所扰，始终无法完全参悟神功，因此早有远行的打算。但他天生奇才，想必不需多少时间就能顿悟，谈不上归期不定。”上官清用最得体的笑容，扯着最瞎的瞎话。

“原来如此。”乐正山缓缓点头，笑容满面，“上官盟主少年英才，统领武林诸事有条不紊，又有‘大悲神功’傍身，真是武德兼备啊。”

上官清也是笑呵呵地拱手，替哥哥谦虚起来：“谬赞，谬赞了。江湖一心，还不是仰仗各派掌门前辈的支持吗？”

“依乐某看，上官小姐如今代理盟主，也颇有风范，他日必定是巾帼不让须眉。”乐正山说完这句，便仿佛失去了相互客套的耐心，直入正题道，“不过上官盟主既然此去是参悟神功，莫非将秘籍带在了身上？”

“神功内容家兄早已烂熟于心，不需携带。更何况，照例每年武林大会上，我上官家都要将《大悲神功》取出给各派一观，以保证秘籍并未外传或者丢失，断然不会食言。”上官清打着官腔，拊掌三声。

随风便捧着由金色锦缎盖面的楠木书匣，从后堂步入厅中。

他在上官清身边站定，把书匣摆于八仙桌上，掀开金色锦缎后到一旁。

这是上官清早些时辰，就去大悲书阁取出的《大悲神功》，放于书匣中由随风保管，等寒暄一阵后，再拿出来给众人观瞻。这样的程序，上官清看自己的哥哥进行过许多遍，这些年从未出过差错。

上官清站起身，走到八仙桌前，侧身对着众人，将书匣缓缓打开，从中取出秘籍，托于双手之上后，才将身子转正，面向下座的诸位掌门。

“《大悲神功》安然无恙，请诸位放心。”她清脆的嗓音回荡在前厅中，“武林大会结束后，我也会亲手再将其归还于大悲书阁。”

一道道或探究或艳羡或贪婪的目光齐刷刷朝上官清射来，但她把背挺得笔直，面上是从从容容的微笑。

自古以来，最难平衡的便是人心，而《大悲神功》正是这江湖人心最至关重要的平衡点。只有武林盟主可以修炼的秘籍，让其余各派都没了雄霸武林的希望，故而也鲜少彼此相争。有些小门派因此受益，得以安安稳稳地发展。可这并不代表，每个江

湖人、每个门派，都不想打破这种平衡，又或者对野心家来说——这不是平衡，反倒是一种僵局。

因此每年此刻，上官清都能从这些人的目光中感受到暗潮汹涌的人心。只是往年，站在这儿受到众人目光洗礼的是哥哥，而今年是她。她心中那种复杂的滋味，比之前几年旁观，更加微妙。

这武林百年来的和乐盛景，究竟还能持续多久？

恍惚深思之间，没来由地一阵大风透过窗棂刮进厅中，秘籍书页翻飞，最终停留在了异常尴尬的一页上——那上边印着的是一幅横版插图。插图上那一对才子佳人正“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呢！

最怕气氛突然变得安静，这大约是上官清此时内心的真实写照。

习武之人，目力比一般人要好，就连坐在最后一张太师椅上的狼牙帮帮主都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幅插图，莫说坐在第一排的乐正山了！

“这……”他当即起身，将上官清手中的“秘籍”一把夺过，皱眉翻阅起来，越翻越快，越翻脸色越难看，“这哪里是什么《大悲神功》？”

变故来得太过突然，上官清直到手中一空，才反应过来：“乐帮主，别激动！诸位少安毋躁……”

底下的掌门们哪里听得进她说的话，毫不客气地传阅起了所谓的“秘籍”，个个面露不满之色，怒气显而易见。

“话本？”狼牙帮帮主最后一个看完，将书狠狠地摔在地上，“这是把我们当猴子耍不成？”

“随风，怎么回事？”上官清急切地扭头看向随风。

后者当真是泰山崩于眼前都面不改色，只是走过去，将那话本捡起，又返回来，递给她。

上官清无语，接过话本，也随意翻阅了几下，小脸煞白。这么狗血的言情话本，断不可能是《大悲神功》，更不像是有什么功法暗语藏在其中！不仅《大悲神功》不可能，大悲书阁中所藏武学典籍，本本也都是历代上官祖先收集而来，也绝对不会混入此等杂书……

真正的《大悲神功》一定是被人调包了！

意识到这一点的上官清感到一阵灭顶的绝望。传承了百年的秘籍，就这么在自己手中被人调包了？究竟是哪里出了错？是有人潜入书阁先行调包，还是在今晨秘籍取

出之后才被调包的？

“随风，从我取出秘籍后，你可是寸步不离书匣？”上官清深呼吸几次，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接近过书匣？”

“没有。”随风惜字如金，回答得肯定，毫不犹豫。

随风跟随上官澈多年，深得其信赖，若是觊觎秘籍，早几年便可下手。如今他说没有，便应当是没有。

排除了一个可能后，上官清端端正正地给众人行了一礼：“各位掌门，我知道秘籍丢失，我责无旁贷，但现在还是以追回秘籍为首要，过后上官清再来向各位赔罪。希望各位能够理解，配合我的做法。”

说罢，她也不给众人反应机会，立刻命令道：“随风，通知下去，从现在起一一排查府内众人房间与行李，不要错漏！任何人不得出入上官府。有强行出入者，直接拿下！”

“是！”仿佛没想到她能临危不乱，随风深深地看了她一眼后，才领命而去。

“另外，请各位先在府上住下，明日此时，我必定给大家一个答复。”上官清看向小媛，叮嘱道，“小媛，好生招待各位掌门，不要怠慢了。”

小媛闻言郑重颌首，上前做了个请的手势：“各位掌门，请随奴婢前往东苑歇脚。”

“唉，待在这儿秘籍也回不来。走吧走吧……”几位掌门见状，率先摇摇头，唉声叹气地先行一步。

“上官代盟主，那明天我们就在此等你的答复。”

发生了这般棘手的事后，这一句“代盟主”听来当真是格外讽刺啊！

上官清勉强扯扯嘴角，目送各派掌门离开前厅后，才转而进了后堂，急匆匆地往大悲书阁赶去。她手里紧紧握着话本，心中焦灼，从前只觉抄手回廊太短，唯独今日恨其太长。

藏书卫照例现身，上官清一边出示令牌，一边冷声喝道：“你们可知，《大悲神功》失窃了！”

“失窃？”藏书卫的语气难得有了波澜，接着很快回忆道，“这几日，我们并未发现有人靠近书阁。”顿了顿，他又带着点儿犹疑，说，“莫非……这几年间，江湖又出了什么能人异士，善于隐匿，我们不曾发觉？”

上官清无奈地一叹：“罢了。我先进去看看吧。你们还是要守好这里，若有风吹草动，

立刻通知我。”

其实来的路上，她也想过，哪怕有人能够躲过藏书卫的眼睛潜入阁楼，又怎么能从这几千本混淆视听的书卷中，找到真的那一册呢？知道真秘籍位置的，只有她和哥哥，哪怕是他们的父母，离家多年也早已不知晓真书的藏处了。

难道当真是几千分之一的可能，那盗书贼撞大运了？

上官清摇摇头，觉得这种可能性太小了。与其在这里胡思乱想，倒不如好好探察一番对方在书阁内是否留下作案痕迹。

她率先登上顶层，来到真秘籍所在的那一处书架前，发现书架上的书仍摆放得整齐，完全不见翻找后的狼藉。如果不是作案时间十分充裕，那就是……

见此情形，上官清不由得蹙眉，弯下身，抬手在每一摞书的第一本封皮上抹了下——灰尘，灰尘，还是灰尘。这些书籍上的积灰并未被抖落，说明近期根本没人搬动或者翻阅。而最让她惊悚的是，唯独放置真秘籍的那一摞书上的积尘少了大半！

这意味着，来人是清楚地知道真秘籍所在，直接而迅速地进行了调换后离开的！

此人不仅轻功了得，更熟悉上官府邸与大悲书阁的布局，甚至知晓上官家族保存真秘籍的法子。这个人会是谁？藏书卫中出了内鬼？

不可能，他们和随风一样，若想偷早就偷了，何必等到今天？是有人冒充藏书卫潜入了书阁？可就算如此，他也不可能得知真秘籍的存放位置！

上官清烦躁起来，开始没头没脑、漫无目的地把一本本书抽出来翻阅。这本不是，那本也不像，这本更不可能……一切都徒劳无功，不过是一次次告诉自己一个事实——《大悲神功》真的失窃了！

“啊！”上官清大动作的翻找让书架顶层的一摞书有些不稳，最上头一本正砸在了她的脑袋上。

她捂住被砸痛的地方，却灵光一闪！那个盗贼很可能在五天前就潜伏在书阁中，亲眼看着她调换了秘籍位置后才动手！所以才连写有《大悲神功》的书卷封皮都逼真地模仿了！如此推理，一切“不可能”就都说得通了！

这么一想，上官清心中的那股毛骨悚然的感觉退去不少。只是事情仍然不容乐观，此人既然可以潜藏多日才动手，甚至反复出入上官府，就一定是高手中的高手。她此刻才下令封锁府邸，只怕早已晚了……

因此，当随风排查了全府上下来报无果时，倒也在上官清意料之中，她只是反复地摆弄着手中的话本，想要看出些门道来。这也算是那盗贼留下的唯一线索了。

扉页上写的是《倩女离魂梦情人》，俗得很。书名旁有几个鬼画符一样的记号，看不懂。其中几页好像被什么沾湿过，字迹有些模糊了。除这些以外，她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甚至连话本的故事都认真看完了，也没什么收获。倒是白日里不觉得，这书册竟带着一股淡淡、甜甜的幽香，把她的瞌睡虫勾了出来，支撑着脑袋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而正当上官清“一睡解千愁”时，有人却在这夜半时分忙碌了起来。

一道矫健的黑影如风似电，飞檐走壁，朝郊外方向而去。不消半刻，那道身影就悄无声息地翻墙而入，落入某处民宅的小院落中。

院里有一个男子似乎已立候多时，露水沾湿了他的衣襟。他身材颀长，白袍飘逸，气度不凡。可偏偏借着黯淡的月色仔细一瞧，却是个容貌平平、面黄肌瘦的人，显得他那双有神又时不时透出睿智光芒的眼，在如此平庸的脸上格格不入。

“很准时，看来很顺利。不愧是‘怪癖神偷’。”

他一开口，嗓音竟哑哑嘲嘶，让人以为是个耄耋老者，在这清冷的夜色之中更令人周身不适。

被称为“怪癖神偷”的来人一身黑色劲装，却非普通夜行衣，右肩绣有精致的赤褐色蟒纹团花，蟒目本是威严而有神的。衣裳的主人脸上挂着不羁的笑意，一身洒脱恣意的风流气质，将锐气生生压住了。

“你要的东西。”他满不在乎地从怀中掏出一册书卷，丢给对方。

“不错。”白衣男子稳稳接住书册，看都没看就收入怀中，随即取出一叠银票递出，“银货两讫。”

“你都不检验货？这可是江湖上人人都觊觎的《大悲神功》，不怕被我调包了？”

男子轻笑：“不必。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既然如此，”劲装男子说着便是一抱拳，作势就要转身离去，“那就告辞了。”可话音未落，他眼底精光迸发，脚下突然发力一踏，身子前倾，一手裹挟着劲风，直取白衣男子的面门！

看对方没有立刻动作，他咧嘴笑出了八颗白牙，以为对方防备不及，自己势必能撕下他的人皮面具。

可眨眼工夫，他面色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满目惊疑——原本近在眼前、唾手可得的“猎物”不见了，身后却多了一个正扼住自己后颈致命大穴的“猎人”。